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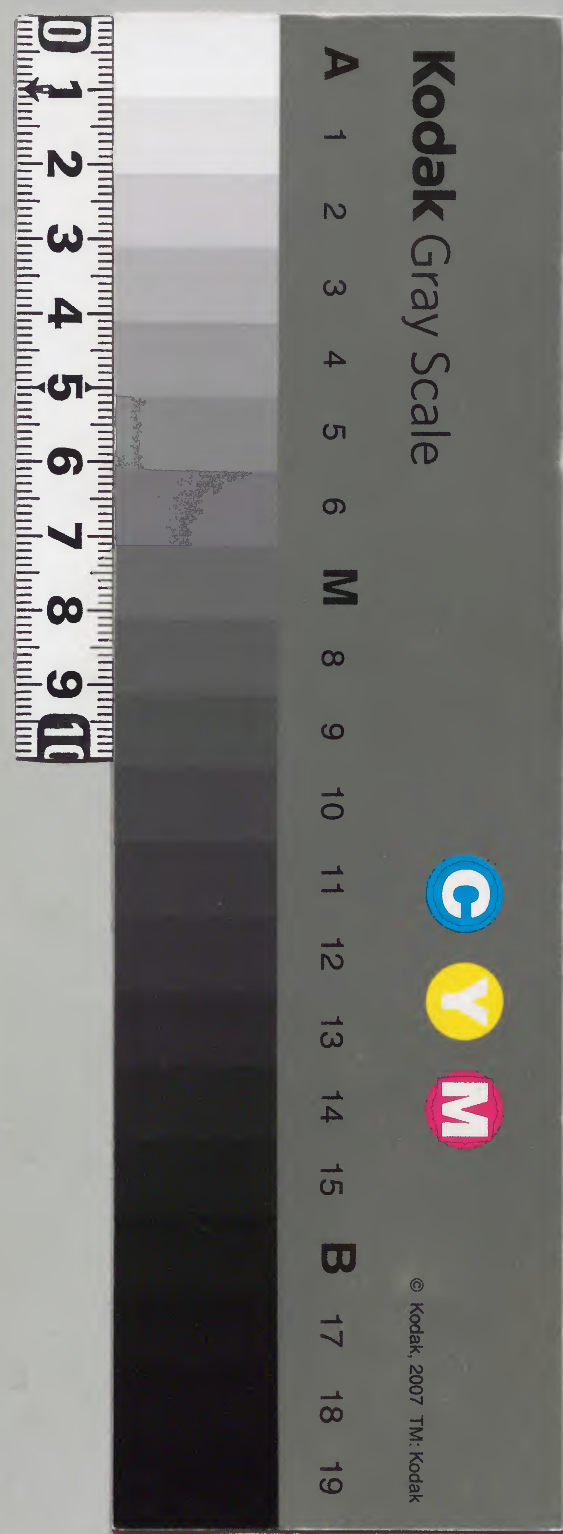
鶴林玉露

四之六

漢書門類			
二八〇五	函	架	冊
一三	四	二	六

內閣文庫			
二八〇五	函	架	冊
一三	四	二	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05
冊數	6 (2)
函號	307 212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四

甲集

廬陵羅

大經

景綸

詞科

嘉定間當國者憚真西山剛正遂謂詞科人每挾

文章科自以輕朝廷自後詞科不取人雖以徐子

儀之文亦以巫咸一字之誤而黜之由是無復習

者內外制惟稍能四六者即入選殊不知制誥詔

令貴於典重溫雅深厚惻怛與尋常四六不同今

以尋常四六手為之往往糜縻過實或似啓事謾



詞雕刻求工又如賓筵樂語失王言之體矣胡術
廬祖臯在翰苑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
大學請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却道江淮盡
掃於又曰傳語胡廬兩學士不如依樣畫胡廬端
平初患代言之人乃略更其制出題明注出何書
仍許上諸中選者堂除教官然名實既輕習者亦
少昔孝宗朝議者欲科舉取士以論策共為一場
制詔表章為一場上欣然欲行之而周益公等不
至其說遂不果行余謂若行此法則舉子無不習

王言者習者既多自有精工者出於其間它時選
拔而用之何患絲綸之雅正乎

透脫

楊誠齋丞零陵日有春日絕句云梅子留酸軟齒
牙芭蕉分綠與窓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
捉柳花張紫巖見之曰廷秀胸襟透脫矣

對壘

與敵對壘必分以擾之設詐以疑之擾之則其力
不給疑之則其心不安力不給則敗心不安則道

李勣

弟

李勣臨終謂其弟德曰吾子孫若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必先搥殺之而後以聞其言嚴厲如此爾陽雜俎載勣孫敬業年十許歲勇悍異甚勣心患之伺其入林獵獸縱火焚林敬業見火至剗所乘馬入其腹中火過浴血而出迄不能害臨終之戒為敬業發也厥後則天之禍敬業起兵所謂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者各義固正亦在率矣卒殲其宗然武氏之立大臣力爭之以勣家事

一語而定唐之子孫半為血肉殲宗之禍非天報耶

買硯詩

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辨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磚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其除直院啓云以載鶴之舩載書入觀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淵子詩詞清雅余尤愛其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淘生蛟吼鼉鳴家人睡著怕人驚只有一翁捫虱坐依約三更

雪反打殘燈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
花傾一盞還又詩成

孤鴈獨鶴

杜陵詩云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群誰憐一片影
相失萬重雲望斷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鴉無意
緒鳴噪自紛々又云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以
興君子寡而小人多君子淒涼零落小人蹲沓喧
競其形容精矣

朱文公詞

世傳滿江紅詞云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
見定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
世事多翻覆謾教人白少年頭徒碌々誰不變
黃金屋誰不羨千鐘祿奈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
費心神空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也不須採藥訪
神仙唯寡欲以為朱文公所作余讀而疑之以為
此特安分無求者之詞耳決非文公口中語後官
于容南節推翁謬為余言其所居與文公隣嘗舉
此詞問公之曰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號

晦庵云又求調歌頭云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
那知天路幽險倚伏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
華亭清喚千古恨難取何似鷓鴣子散髮弄扁舟
鷓鴣子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
釣春晝五湖煙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求
乘人間事吾道付滄洲此詞乃文公作然持數衍
際括李杜之詩耳

鄧友龍使虜

使

宋嘉泰中鄧友龍使金有賂驛吏夜半求見者具

言金爲之所困饑饉連年民不聊生王師若來執
如拉朽交龍大喜厚賂遣之歸告韓侂胄且上揭
立之書北伐之議遂決其後王師失利侂胄誅交
龍竄或疑夜半求見之人誑誕誤我然觀金虜南
北錄其言皆不誣此必中厚義士不忘國家濟瀕
之澤幸虜之亂潛告我使惜乎將相非人無謀浪
戰竟孤其望是可歎也

誠齋退休

楊誠齋自秘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

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纒三四人徐
靈暉贈公詩云清得門如永貪唯帶有金蓋紀實
也聰明強健享清閑之福十有六年和寧皇初元
與朱文公同召享文公出公獨不出文公與公書云
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
過於優游毋決於遁思則幽之者猶有望於斯世
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回矣嘗自贊云江風索
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枕又云
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

矣明月清風

紹興內禪

宋紹熙甲寅壽皇不豫光宗以疾不能過宮然猶
日臨內朝宰相率百官固請不從嘗降出一草茅
書言建儲事宰相袖進取旨上變色曰儲不豫建
建即代矣朕第欲卿知其妄耳越數日宰執再以
請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廢閑之語壽皇升殿上
不能喪群臣相率繫上衣袴泣曰壽皇死也陛下
合上輦一出隨至福寧殿不退上亦泣曰此非卿

鳥木

等行處也。急還內袴絨為裂時中外記言洵之。或
言其將輒奔赴。或言其輩私聚哭朝士有潛道者
近倖富人競匿重器都人皇之。趙忠定在西府密
謀內禪念莫可達意於壽聖者韓侂胄壽聖甥也
乃令閣門蔡必勝潛告之。侂胄遂因知省關禮白
壽聖議始定。忠定令工部尚書趙彥逾戒殿帥郭
果。敕宿衛起若舍人彭龜年告嘉邸備進發。七月
甲寅禪祭壽聖引宰執至簾下諭曰皇帝疾至今
未能執喪自欲退閑此御筆也。嘉王可即皇帝位。

於重華宮躬行喪禮。嘉王却避再三。侂胄必勝扶
抱登御榻流涕被面命恭安宮提舉楊邦卿往南
內請八寶初猶靳予。邦卿傳奏云官家兒子做了
乃得寶出。事定。侂胄意望節鉞忠定不與。知閣劉
弼乘間言曰此事侂胄頗有切亦合分些官職與
侂忠定曰渠亦有何大功。弼語侂胄。侂胄未信。謁
忠定以採其意。忠定岸然不交。一談侂胄退而歎
曰劉知閣不吾欺。於是邪心始萌。謀逐忠定矣。

竹夫人制

李公甫謁真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
房指竹夫人為題曰斬春懸君祝氏可封衛國夫
人公甫援筆立成未聯云於戲保抱携持朕不忘
丙夜之寢轉轉反側爾尚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
蓋八字用詩書全語皆婦人事而形四方之風又
見竹夫人玲瓏其中頌德云常居大慶之間多為
涼德之助割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自頂至踵無
一節之瑕疵

罵尸蟲文

柳子厚文章精麗而心術不掩焉故理意多升駁
全嘗書其罵尸蟲文後云尸蟲伏入骸竅間狙伺
隱匿上謁之帝意求飲食人以是多羅咎謫柳子
憎而罵之余謂尸蟲未果有也果有之疑帝借以
為耳目未可罵也世之人唯不知有尸蟲世之人
而知有尸蟲則豈持摩犴奮距昂々然以凶毒自
名者削迹於世哉色厲內在聲善實狼若其兇少
正卯輩當亦少衰矣故余謂尸蟲之有裨於世教
甚大帝之福善禍滿有藉於尸蟲甚功帝之飲以

飲食也。初非賞讒尸蟲之嚙，上訴也。亦非以讒
故。絕句。仁人君子謂宜彰尸蟲之功於天下，俾警
焉可矣。罵者何也？且柳子何畏乎尸蟲？謹脩而身
宅而心，七情所動，不違其則，雖有尸蟲將焉，彼訴
彼若，鼓其譟頰，咀毒啣鋒，謂巢由汗，謂龍逢比干，
佞謂周孔不仁，則帝之聰明將怒殛之矣。奚聽信
以降割于我民，設或循其首，以至踵，未能無面熱
汗下，徒憎其不為已，隱申申以罵焉，余恐祇益其
訴帝之說而已。

舉留群守

宋唐本作本朝

宋張宣公師江陵道經澧之，士子十數輩執文
書郊迎，公喜見鬚眉，就馬上長揖，索其文觀之，乃
舉留群守政績，公擲其文於地，曰：「諸公之來，其意
其相與講功義理之是非，啓告閭閻之利病，有以
見教，今乃不然是，特被十隻冷饅頭，使耳躍馬徑
去，禮守上謁，亦不請見。」

制置用武臣

宋嘉定間，山東忠義李全跋扈日甚，朝廷擇人帥

山陽見大夫無可使遂用許國武人也特換文
資除大府卿以重其行國至山陽偃然自大受全
庭參全軍忿怒囚而殺之資慎客杜子野詩人也亦
死焉初國之換文也資喬壽朋以書抵史丞相曰祖
宗朝制置使多用名將紹興間不獨張韓劉岳嘗
為之楊沂中吳玠吳玘劉錡王瓌成閔李顯忠諸
人亦為之不特制置使可為樞密處置宣撫等使
亦可為也豈必盡文臣哉至於文臣任邊事固有
反以觀察使授之者如韓忠獻范文正陳堯咨是

也今若就加本等之官以重制節之選初無不可
乃使之處非其據易以清班彼必修飾邊幅強自
標置求以稱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輕視
不平之心此不可不慮也庶堂不能從未幾果敗
李全自此遂叛嘗曰吾不遇兵不精唯患財不贍
有士人教之以依朝廷樣式造楮券全從之所造
不勝計持過江南市物人莫能辨其用頗饒而江
南之楮益賤上下共以全為憂辛卯上元夜酒酣
自提兵攻維揚忽陷於城外障中而死淨

男子婦人拜

宋朱文公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齋屈如今之道拜
杜子春注周禮奇拜以為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
即今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為正謂兩膝齋跪手
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說
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
下也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
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為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泰
之以為始於武后不知是否余觀王建宮詞云射

生宮女盡紅粧請得勒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齋賜
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則唐時婦女拜不跪可證矣

馬謖

諸葛孔明征蠻馬謖曰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
為上兵戰為下其論高矣街亭之敗用秦穆宥孟
明故事可也蜀執日傾蜀才日少而乃流涕斬謖
過矣夫法立誅必而不權以古人八議之仁此申
韓之所為也前輩謂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之
學出於申韓信矣近世如張魏公之斬曲端趙抃

乃徼孔明所為尤非也

唐子西詩

唐子西立朝賦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無顏色不應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是嚴冬桃李未在交遊中只今已是文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執政者惡其自尊一介不復後以黨禍謫羅浮作詩云說與門前白鷺群也須從此斷知聞諸公有意除鉤黨甲乙推求恐到君殊有意味又云鶴歸遼海悲人世猿入巴山叫

月明唯有蟲沙今好在往來休傍水邊行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化為猿鶴小人化為蟲沙詩意言君子或死或賤唯小人得志深畏其含沙射影也

清廉

士大夫若愛一文不直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嘗謂余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伯子誠齋家廟號東山先生清節高文趾美克肖其師番禺

將受代有俸錢七十緡盡以代下戶輸租有詩云
兩年枉了鬢霜華照管南人沒一此七百萬錢都
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又別石門詩云石門得
泊歸舟江水依別故侯擬把片香投贈汝這回
欲帶忘來休蓋晉景隱之守五羊不市南物歸舟
有香一片舉而投諸石門江中用此事也其帥三
山不請供給錢以忤豪貴劾去作詩貽先君詩與
世長多忤持身轉覺孤寅緣新齒舌收拾老頭顱
我已訶瀧吏君誰誦子虛同歸燈火讀家裏石渠

書時先君與之同入闈故也陳膚仲作玉壺氷朱
絲絃二詩送之林自知送行詩云公來無琴鶴公
去有芒屨又一幕官詩云從渠腰下有金帶何處
山中無萊蕪真西山入對主上問當今廉吏西山
旣以趙策夫爲對翌日又奏曰臣昨所舉廉吏未
盡如崔與之出蜀唯載歸艗之圖籍楊長孺之
守闈靡侵公帑之毫釐比當今之廉吏也

西湖長

東坡守杭守穎皆有西湖故穎州謝表云入參兩

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州輒為西湖之長秦少章詩云十里重嵐齒齒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亦無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楊誠齋詩云二處西湖一色秋錢塘汝穎及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春秋書國滅

胡文定春秋傳作於渡江之初其論國滅也曰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尅復之志貪生畏死甘

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非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為輕弦子温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皆嚴矣如劉禪懸懷皆春秋之罪人也近時韃虜入祭殘金之主守緒乃能聚新自焚義不辱於庶幾於江黃

陸放翁

陸務觀農師之孫有詩名宋壽皇嘗謂周益公曰

今世詩人亦有如李太白者乎益公因薦務觀由
是擢用賜出身為南宮舍人嘗從范石湖辟入蜀
故其詩號劍南集多豪麗語言征伐恢復事其題
俠客圖云趙魏胡塵十丈黃遺民膏血飽豺狼功
名不遣斯人了無季和我白面即壽皇讀之為之
太息臺評劾其恃酒頽放因自號放翁作詞云橋
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雨中天教彌放翁晚年
為韓平原作南園記除從官揚誠齋寄詩云君居
東瀛我江西鏡裡新添幾縷絲花落六回踈信息

月步千里兩相思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雙龍集
鳳池道是樊川輕薄殺猶將萬戶比千詩蓋切磋
之也然南園記唯勉以忠獻之事業無諛辭晚年
詩和平粹義有中原承平時氣象朱文公喜稱之

席地

古人席地而坐登席則去履鞮左氏傳緒師聲子
鞮而登席衛侯怒其無禮如簋簋豆遷高不踰尺
便於取食今世夫子廟望像巍然高坐而祭器乃
陳於地殊覺未安朱文公云先君嘗過鄭國列子

庶見其塑像以石為席而坐於地先聖像設亦宜
微此

蝶粉蜂黃

楊東山言道藏經云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周
美成詞云蝶粉蜂黃渾退了正用此也而說者以
為官糲且以退為根誤矣余因歎曰區々小詞讀
書不博者尚不得其旨况古人之文章而可以臆
見妄解乎

戒色

唐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
天六龍飛響長相窘更忍乘危自著鞭戒好色自
戕者也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
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即此詩之意

小官對移

廖子晦為小官遭長官以非理對移殊不能堪朱
文公以書曉之云吾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已展
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脊與他厮睡看如何自
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

難任則他許多威風都無使處矣豈不快哉此則同
有某伯起者不聞講學後聞陸子靜說話自謂有
所得及作令被對移宅邑主簿却不肯行百方求
免其掌笑之以為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即逐
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作押錄即逐
日抱文書去知縣廳前呈覆更做耆長壯丁亦未
妨與它去做况主簿乎文公之意蓋謂心無愧怍
則無入而不自得心無貪戀則無往而不自安此
不在於臨事遇變之時而在於平居講學之際講

之素精見之素定真知夫進退得喪死生禍福之
不足以累吾本心則雖鼻鑊刀鋸視之如寢飯之
安矣况於一升黜予奪之間者哉韓昌黎云夫儒
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
若築河隄而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冰之於海
冰之於夏日其融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
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孝功盛山一
出入息之間哉此最善形容處

試進士見燭

唐人詩云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
月漸低人擾々不知誰是謫仙才此唐試進士見
燭之驗也白樂天奏狀云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
冊兼得通霄蓋亦不禁懷挾矣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四

...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五

廬陵羅大經景綸

相字音廝

白樂天詩云為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字下自
注云思必切乃知今俗作廝字者非也

格天閣

秦檜少遊太學博記工文善幹鄙事同舍號為秦
長脚每出遊飲必委之辨集既登第又中詞科宋
靖康初為御史中丞金人陷京師議立張邦昌檜

陳議狀大略謂趙氏傳緒百七十年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子孫蕃衍布在四海德澤深長百姓歸心只緣姦臣誤國遂至喪師失守豈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若必欲舍趙氏而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望稽古揆今復君之位以安天下虜雖不從心嘉其忠與之俱歸天資狡險始陳此議特激於一朝之諒既至虜廷情態遂變諂事捷兼傾心爲之用兀木用事侵擾江誼韓世忠邀之

卷西

於黃天蕩幾爲我擒一夕鑿河始得遁去再冠而蜀又爲果玠敗之於和尚原至自髡其鬚髮而道知南兵日強懼不能當乃陰與檜約縱之南歸使至和議檜至行都給言殺虜之監已者奔舟得脫見高宗首進南自南北自北之說時上頗厭兵入其言會諸將稍恣肆各以其姓爲軍號曰張家軍韓家軍檜乘間密奏以爲諸軍但知有將軍不知有天子跋扈有崩不可不慮上爲之動遂決意和戎而檜專執國命矣方虜之以七事邀我也有毋

易首相之說正為檜設洪忠宣自虜回戲謂檜曰
捷辣即君致意檜大恨之厥後金人徒汴其臣張
師顏者作南邊錄載孫大鼎疏備言遣檜間我以
就和好於是檜之姦賊不臣其跡始彰矣方其
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啓云我
聞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微管仲吾其
左社檜大喜起擢之又有選人投詩云多少儒生
新及第高烧錄燭照蛾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
車攻復古詩檜益喜即與改秩蓋其胸中有慊故

特喜此諛語以為掩覆之計真猾夏之賊也余觀
唐則天追敗隋臣楊素詔曰朕上喜賢佐下惡賊
臣嘗欲從容於萬幾之暇褒貶於千載之外矧年
代未遠耳自尚存者乎夫楊素異代之姦臣則天
一女主尚知惡而貶之矧如檜者密奉虜謀脇君
誤國罪大惡極止通於天其可赦乎開禧用兵雖
嘗追削喜定和戎旋即牽復是可歎也

易六卦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

備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失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鴆毒每在於社席盃觴之間。而詡詡笑語未必非彎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放魚詩

王荆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鐘山作放魚詩云。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如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麵代犧牲者何殊。余嘗有詩云。錯認蒼

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鐘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

杜悰范文正

唐宣宗遺詔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貫等迎鄆王立之。是為懿宗。上嘗出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令宜徵使楊公慶持示宰相杜悰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皆以反法處之。悰謂公慶及兩樞密曰。主上新踐祚。當以仁愛為先。豈得遽資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沮而去。帝

怒亦釋，宋慶曆中，却盜張海，過高郵，知軍兆仲約令百姓斂金，而中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范文正不可，富公愠曰：「方今悉法不舉，欲舉法而多方阻之，何以整衆？」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它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爲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意，終夜徬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繞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文正之言與杜悰略同，皆至言也。李斯勸

胡亥以頽刑而身具五刑，以死爲人臣者，可以監矣。建炎維揚之禍，諫官表植乞誅黃潛善等九人，高宗不可，曰：「朕方責已，豈可歸罪股肱宰相？」呂頤浩曰：「我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故盛德足以祈天求命。」植發此言，勸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州，大哉高宗之德，至哉頤浩之論。當時若從植言，潛善等固死，有餘罪，然此門既開，厥後秦檜專國，必借此藉口，以鉏善類，其產禍寧有極乎。

詩詠蟋蟀

宋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爲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以下皆不道破至十月入我床下方言是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之乎然是詩乃周公作其起妙宜矣荆公絕句云昏黑投林曉更驚背人相喚百般鳴柴門長閉春風暖事外還能見鳥情蓋祖此法

人事天命

宋王景文云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斯言固達矣然必自反無愧自盡無憾乃可安之於命

伊川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入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東坡曰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九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九可以存之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

涪陵樵夫

伊川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

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是捨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謂：惟達故捨，惟捨故達，是智捨是勇。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順而無貪怖之心也。朝聞道是達，夕死可矣是捨，達須是平時做工夫，捨則臨事自然如此。

胡忠簡碑

宋周益公作胡忠簡神道碑云：武王一戎衣而天下

下定，義士猶或非之。孔子奚取焉？為萬世計也。蓋忠簡力詆和議，乞斬秦檜，而紹興終於和戎，故以忠簡比夷齊，以高宗比武王，可謂護得體。

秦誓

康節邵子云：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知周之必為秦也。前輩頗不然其說，余嘗思之，亦自有理。蓋說者皆謂取穆公悔過一念，故特錄其書。然作誓之後，彭衙令狐汾曲之師，貪忿愈甚，烏在其為其悔過？夫子奚取焉？况二百餘年，千八百國之

諸侯豈無一君之賢一言之幾於道奚獨於西戎之君有取哉蓋當是時周已不可為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駸々始大夫子知周之亡也諸侯必折而入於秦故定書之末特收此篇以微見其意或曰聖賢言理不言數若爾則夫子亦言數乎曰此非數也勢也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之者疑詞也謂吾道若獲用則西周之美可尋不止為東周而遂已也此正欲以理而回其勢也及歷聘無逢自衛反魯則道不獲行而勢之所趨有不可挽者矣安得不憫然寓意於定書之末乎考秦之強實自穆公始秦以割地斃列國非特戰國時為然在春秋時已然矣在氏傳曰賂秦伯以河內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與此皆薪不盡火不滅之兆也周亡而秦興已粲然在目矣孰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為然也其刪詩亦然十五國風莫非中國之詩也其楚流而入於夷狄則削而不錄秦與吳楚等也獨存其詩今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昏淫有日趨於亡之

趨有不可挽者矣安得不憫然寓意於定書之末乎考秦之強實自穆公始秦以割地斃列國非特戰國時為然在春秋時已然矣在氏傳曰賂秦伯以河內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與此皆薪不盡火不滅之兆也周亡而秦興已粲然在目矣孰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為然也其刪詩亦然十五國風莫非中國之詩也其楚流而入於夷狄則削而不錄秦與吳楚等也獨存其詩今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昏淫有日趨於亡之

勢惟秦始皇有車馬禮樂其詩奮厲猛起臣有招八
洲畢六王之氣象夫子存而不刪豈無意乎

荆公見濂溪

宋王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
門而三辭焉荆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
乃不復見余謂濂溪知荆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
故欲少摧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
三則已甚使荆公得從濂溪沐浴於光風霽月之
中消以釋其褊蔽則它日得君行道必無新法之
煩苛必不斤衆君子為流俗而社稷蒼生將有賴
焉嗚呼豈非天哉

呂秦牛晉

秦虎視山東蠶食六國不知六國未滅而秦先滅
矣何也始皇乃呂不韋之子則是嬴氏為呂氏所
滅也司馬氏欺人孤寡而奪之位不知魏滅未幾
而晉亦滅矣何也元帝乃牛金之子則是司馬氏
為牛氏所滅也春秋書晉人滅鄆義正如此胡致
堂欲用春秋法於始皇紀便明書呂氏元帝紀便

明書牛氏以從其實

景公顏子

景公千駟不及夷齊顏子一瓢乃同禹稷孔子垂教深切著明而後世利欲之私至於包括天地蔽遮日月太史公曰天下壤皆為利往天下嗜皆為利來音離吁可哀也哉一本作誅罪

誅篡篡

舜誅四周公誅一趙廣漢誅一原褚而潁川服尹翁歸誅一許仲孫而東海服趙尹固不足道而所

以用刑者則舜與周公之術也彼渭水盡赤血流波道者獨何為哉

學仕

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塗車芻靈也仕而有愧鶴軒虎冠也

寶臣

楚不以白珩為寶而觀射父之作訓辭在史倚相之道訓典乃楚之至寶也齊不以徑寸之珠為寶而檀子之守南城盼子之守高唐黔夫之守徐州

種首之備盜賊乃齋之至寶也故忠賢才識之士
謂之寶臣若無寶而不之求得寶而不之識有寶
而不之重棄荆玉而喜燕石賤周璞而藏鄭鼠國
之不亡者幸也

飢寒

楊誠齋云人皆以飢寒為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
不飢不寒爾此語殊有味乞食於野人晉重耳之
所以霸燎衣破竈而啜豆粥漢光武之所以興况
下此者其可不知飢寒之味哉

無姑廷對

張子韶對策至輔未畢紹瑄促之子韶曰未也方
談及公等故其策曰闍寺聞各國之不祥也堯舜
闍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闍寺不聞於誓誥堅力聞
於齋而齋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

浦鷗

杜陵詠鷗云江浦寒鷗戲無它亦自饒却思翻玉
羽隨意點春苗雪暗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群滄
海上清影日蕭々言浦鷗閑戲使無它事亦自饒

美奈何不免口腹之累故閑戲未足已思翻玉羽
而點春苗為謀食之計雖風雪凌厲有所不暇顧
末言海鷗之曠逸清影脩然不為泥滓所點殊非
浦鷗所能及以興士當高舉遠引歸潔其身如海
鷗不當逐之於聲利之場以自取賤辱若浦鷗也

蕪後湖

蕪養直之父伯固從東坡遊我夢扁舟浮震澤之
詞為伯固作也養直屬玉雙飛水滿塘之句亦見
賞於坡穉為吾家養直作此詩時年其少而格律

已老蒼如此宋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師川赴養
直辭師川造朝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
對奕徐高於蕪是日養直指一手笑視師川曰今
日須還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游誠之跋養
直墨蹟云後湖胸中本無軒冕是以風神筆墨皆
自蕭散非慕名隱居者比也士生斯世苟無功利
及入區之奔走老死塵埃不如學蕪養直

儂羅

儂羅上郎侯反下良
何反方言猶點慧也

五代史漢劉銖惡史肇弘楊邠於是李業諧二人

於帝而殺之。銖喜謂業曰：君可謂僕儼兒矣。僕儼，俗言狡猾也。歐史間書俗語甚奇。

釋鼓

韻書釋鼓云：配鹽幽菽四字甚工。

讀書

北魏主珽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若書。王荆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曲纔一曲。讀書謂已多，撫事知不足。言非讀書不足以應事也。然新法之害，豈不讀書之過哉？其過正在於

讀書也。夫書不可不讀，尤貴於善讀。方荆公與諸君子爭新法也，作色於政事堂曰：安石不能讀書，賢輩乃能讀書耶？夫著一能讀書之心，橫於胸中，則錮滯有我，其心已與古人天淵懸隔矣。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書吾心，乃可見古人之心。此論最好，真讀書之法也。當時趙清獻之折荆公曰：臯夔稷契有何書可讀？此

亦忿激求勝之辭未足以服荆公夫自文籍既生
以來便有書畢夔之前三墳亦書也伏犧所畫之
卦亦書也木公所稱黃帝顓帝之丹書亦書也孟
子所稱放勳曰亦書也豈得謂無書哉特卑夔獲
契之所以讀書者當必與荆公不同耳當時答荆
公之辭只當曰公若錮於有我之私不能虛心觀
理稽衆從久是乃不能讀書也嗚呼荆公性矣後
之君子窮而講道明理達而撫世酬物謹毋著一
能讀書之心橫在胸中也哉

松石

秦朝松封大夫陳朝石封三品李誠之詠松云半
依巖岫倚雲端獨立亭々柰歲寒一事頗為清節
累秦時魯作大夫官荆公詠三品石云草沒苔侵
無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耻似為
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為一朝名寵所
點染猶不免萬世之包彈矧士大夫其於進退辭
受之際可苟乎哉

取守

具孫秀曰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勦業今後主舉江
南而棄之唐李勣曰神堯高祖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
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忠臣志士之歎古今一也

鷓鴣

吾郡陳國材詩曰紅日晚天三四鴈碧波春水一
雙鷓周益公揚誠齋盛稱之

石牛洞

荆公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云水冷々而北
出山靡々以旁困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

晁無咎編續楚詞謂此詩具六藝群書之餘味故
與其經學典冊之文俱傳宋文公編楚語後語亦
收此篇

扈載

五代時扈載有文名嘗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
碧鮮賦題壁間周世宗命小黃門錄進覽之稱善
王朴尤重之薦之宰相李穀曰非不知扈載然
薄命恐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
職何言命耶乃拜知制誥為學士居歲餘果卒余

謂穀言陋矣不幸而中若朴者真宰相之言也近時周益公長身瘦面狀若野鶴在翰苑多年壽皇一日燕居歎曰好一箇宰相但恐福薄爾蓋疑其相法也一老璫在傍徐奏曰官家所歎豈非周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大清癯上為之一笑未幾遂登庸為太平宰相與聞揖遜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清閑之福十餘年

神形影

陶淵明神釋形影詩曰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

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末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矣

李方叔

宋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叔黨持與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童子厚一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

乃揚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獲之以去方
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章所竊悵愧不敢言已而
果出此題二章皆摸倣坡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拆
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接第十名文意與魁相
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
曰此必李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預校文
曰可賀內翰得入此乃僕宰太和時一學子相從
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歎恨作詩
送其歸所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

者是也其母歎曰蕪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
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拳之於方叔如此真盛
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
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爲有私有黨而無
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韓柳歐蘇

韓柳文多相似韓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韓有進
學解柳有起廢答韓有送窮文柳有乞巧文韓有
與李翊論文書柳有與韋中立論文書韓有張中

丞傳叙柳有段太尉逸事至若韓之原道佛骨疏
毛穎傳則柳有所不能為柳之封建論梓人傳晉
問則韓有所不能作韓如美玉柳如精金韓如靜
女柳如名姝韓如德驥柳如天馬歐似韓蕪似柳
歐公在漢東於破篁中得韓文數冊讀之始悟作
文法東坡雖遷海外亦惟以陶柳二集自隨各有
所悟入各有所酷嗜也然韓柳猶用奇字重字歐
蕪唯用平常輕虛字而妙麗古雅自不可及此又
韓柳所無也

使虜辭樂

宋光堯之喪金虜來予祭京仲遠以檢正假禮部
尚書為報謝使虜錫燕汴京仲遠與郊勞使康元
弼言請免燕不許請撤樂如告哀遺留使亦不許
至期虜促入席傳呼不絕仲遠曰若不撤樂有死
而已不敢即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傳言曰請先
拜酒果之賜徐議徹樂仲遠方率其屬拜受此典
籤者連呼曰北朝燕南使敢不即席聲甚厲仲遠
趨退復位甲士露刃閉門仲遠命左右叱曰南使

執禮何物卒徒乃敢無禮拊闔而出元弼等以聞
其主仲遠留館侯命賦詩曰荆湖龍馭去無蹤三
遣行人意則同凶禮強更爲吉禮夷風終未變華
風設令耳與笙鏞末只願身糜拊鑊中已辨滯留
期得請不辭築館汴江東越七日竟獲免樂之命
既還孝宗勞之曰卿能執禮爲朕增氣何以賞卿
對曰虜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使臣死於虜亦常
分也敢覬賞乎上喜謂宰相曰京鏜今之毛遂也
除權特郎以至大用

賀和戎表

宋嘉定和戎湖南帥曹彥約賀表云過也更也可
傷日月之明赦之宥之式彰天地之大一時傳誦
吾群羅蓬伯之詞也

士卒畏愛

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
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
則不愛將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有李光
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將

有果起死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
將雖然哉一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威振矣不必
數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東
山之詩昵之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唐
幾亡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謀節
擇將者則何以哉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五

廬陵羅大經景綸

玉山詞草

宋汪聖錫代言溫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草
如賜四川宜撫虞允文辭召命不允詔云惟汝一
德既咨裴度而往鑿于今三年復念周公之文外
賜知紹興府史浩乞宮觀養親不允詔云尹茲東
夏非徒書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便晨羞之養賜東
後卿辭左相不允詔云應事幾之糾紛大車以載

關世俗之變化直道而行民具爾瞻已公論之胥
慶帝資予彌豈寵章之敢私賜庫允文辭右相不
允詔云以夢營求孰若驗事功之已試以言寤合
孰若察志節之所安賜大將成閔復節鉞詔云不
以一青掩大德既當念切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
求舊除郭振節度使制云不顯亦世尚繼汾陽之
休無競維人孰云充國之老皆可喜也

作文遲速

李太白一斗百篇接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一

字不苟二公蓋亦互相譏嘲太白贈子美云借問
因何太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之一辭譏其困
凋鐫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
細之一字譏其欠縝密也昌黎誌孟東野云劇自
鉢心物迎縷解鉤章棘句陷擢胷腎言其得之艱
難贈崔立之云朝為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道
緊搖毫擲簡自不供頹刻青紅浮海廣言其得之
容易余謂文章要在理意深長辭語明粹足以傳
世覺後豈但誇多闔速於一時哉山谷云閉門覓

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世傳無已每有詩興
揮被卧床呻吟累日乃能成章少游則孟觴流行
篇詠錯出略不經意然少游特流連光景之詞而
無已意高詞古直欲追蹤騷雅正自不可同年語
也

象郡送行詩

吾郡胡李昭宋寶慶初元為大理評事應詔上書
言濟邸事竄象郡建人翁定送行詩云應詔書聞
便遠行廬陵不獨詫邦衡寸心尺恐天地百口孤

何期累弟兄世態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盡清明
危言在國為元氣君子從來豈願名肝江杜來詩
云廬陵一小郡百歲兩胡公論事雖小異處心應
略同有書莫焚藁無恨豈傷弓病愧不遠別寫詩
霜月中太學生胡炎詩云一封朝奏大明官噓起
廬陵占直風言路從來天樣闊蠻荒誰使徑旁通
朝中競送長沙傳嶺表爭迎小澹翁學館諸生空
飽飯臨分憂國意何窮先君竹谷老人詩云好讀
床頭易一編盈虛消息揔天然崢嶸齒頰皆冰雪

肯怕炎方有瘴煙。頻寄書回洗我愁。莫言無鴈到南州。長相思。外加餐飯。詎取承君舊話頭。李昭之兄子建。弟國賓。皆博學能文。懷奇負氣。兄弟交愛。最隆。不畜私財。有無盡費於朋友。得罪之日。囊無一錢。子建挈家歸。賣文以活。國賓奮然徒步從其兄於貶所。國賓先歿。李昭繼之。端平更化。詔許歸葬。贈朝奉官。其一子洪。拜愈。草贈官制。詞云。朕訪落伊始。首下詔來。謹直蓋與諫鼓。謗木同意。以直言求入。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峭。潔志

繫激壯。繇廷尉。平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貫曰之忠。已墮偃月之計。問塗胥口。訪事瀧頭。曾無幾微。見於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於遠謫之餘。孝祖能拔詮於投荒之後。撫今懷往。魂不可招。潦霧隨鳶。悲悔何及。陟階負外。仍官厥子。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爾雖死。可不朽矣。

廉賈

史殖貨傳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多。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

予貪賈知取而不知予也夫以予為取則其獲利也
也大富商豪賈若惡敗夫敗婦之分其利而斬之
自守則亦無大利之獲矣巨賈呂不韋見秦子異
人質於趙曰此奇貨可居遂不吝千金為之經營
於秦異人卒有秦國而不韋為相此其事固不足
道而其以予為取則亦商賈之雄也漢高帝指四
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裂數千里地封韓彭
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氏有天下劉晏造舡合費五
百緡者給千緡使吏胥工匠皆有贏餘由是舟舡
堅好漕運無虧足似佐唐之中興是皆得廉賈之
術者也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太度之士而敗於
寒陋之小人

容南遷客

高登字彥先漳浦名儒志節高亮少遊太學值靖
康之亂與陳東上書陳六賊之罪且言金虜不可
和狀宋紹興間對策鯁直有司擬降文學高宗不
可調靜江府古縣令時秦檜當國檜父掌宰是邑
帥胡舜陟欲立祠逢迎彥先毅然不從舜陟欲以

危法中之迷繫訊掠迄無罪狀可指按文潮陽出
則將焉用彼相賦直言不聞深可畏論策問水災
檜聞之大怒謂其陰附趙鼎削籍流容州死焉檜
歿諸賢遭誣陷者皆昭雪彦先以遠人下士無為
言者乾道間梁克家始為之請傳伯壽朱文公守
漳又連為之請皆格不下余為容法曹掾容士猶
能言其風猷傳其文墨偶攝校官遂為立祠于學
宮同時有吳元美者三山文士作夏二子賦譏功
秦檜其家立潛光亭商隱堂其怨家摘以告檜曰

亭號潛光蓋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本無意於事
秦李謂秦發也亦削籍流容州死焉因併祠之彦
先有修學門庭俾於世元美有遊勾漏洞天記載
容州志

宰相罷

宋陳應求嘗告宰宗曰近時宰相罷去則所用之
人不問賢否一切屏棄此鈞黨之漸非國家之福
趙溫叔為相多引蜀士及罷相有為飛語以撼蜀
士者王季海言一宰相去所用者皆去此唐李黨

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哉。蜀士乃安二公之論善矣。然此為平時宰相善罷者言也。若權姦之去則正當洗腸滌胃。若借溫太真之事為小人開一線之路。借范滂夫之言為君子憂後來之禍。則失之矣。

紫敗素

戰國策蘇代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言外美而中腐。如以敗素染紫也。與蠟鞭之說正相似。

王梅溪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於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為喜。專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為先。孝友之意。皆在焉。為御史首彈。史丞相。浩乞專用張浚。上為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聞使之為十二牧。與湖劾。衡並為左右史。相得最歡。奏補先弟。而後子。掌賦不欺。詩云。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常存。不可欺。

莫問天高鬼神惡要須先畏自家知其自吏部侍郎出帥夔門也有臨安錄事參軍祝懷抗疏銀臺謂王十朋忠義騫謬借令不容於朝亦合置之近藩緩急呼來無倉卒乏使之憂今遣往萬里外非計之得也雖不報時論違之

太子參決

孝宗之末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揚誠齊時爲官僚上書太子曰民無二主國不堪二今陛下在上而又置參決是國有二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

蓋國有二則天下嚮背之心生嚮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啓讒間之言啓則父子之際開者不可復合際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傍觀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于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義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準王曾幾生太變蓋君子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當時諸公皆甚其言至紹熙甲寅始服其先見

師友制服

胡澹庵為清節先生制師之服張魏公為張無垢制友之服

斬檜書

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入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宋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二十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簡齋詩

自陳黃之後詩人無逾陳簡齋其詩繇簡古而發穠纖值靖康之虬崎嶇流落感時恨別頗有一飯不忘君之意如涼風又落官南木老鴈孤鳴漢北州乾坤萬事集雙鬢子臣一謫冷五年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近得會稽消息不稍傳荆渚路岐寬東南鬼火成何事絡藉胡烽作爭臣龍沙此日西風冷誰折黃花壽兩宮皆可味也

伯夷傳赤壁賦

木史公伯夷傳蘓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其機
軸略同伯夷傳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
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於怨何也
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
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於怨也雖
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為可尚其重在此則其輕在
彼况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
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赤壁賦因
客吹簫而有怨慕之色以此設問謂舉酒相屬凌
萬頃之茫然可謂至樂而簫聲乃若哀怨何也蓋
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公之雄豪亦終歸於
安在况吾與子寄蜉蝣於天地哀吾生之須臾宜
其託遺響而悲怨也雖然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
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
皆無盡也又何必羨長江而哀吾生哉矧江風山
日食之無盡此天下之至樂於是洗盞更酌而向
之感慨風休水釋矣東坡步驟木史公者也

留後門

紹興壬子冬劉豫入寇范元鎮當國請宋高宗親
征行次姑蘓喻子才謂元鎮曰相公此舉有萬全
之策乎亦賭彩一擲也元鎮曰利鈍亦安能必事
成則幸不成則死之爾子才曰今若直前萬一蹉
跌退將安托斐須留後門則庶幾進退有據元鎮
曰誠有之則甚善計將安出子才曰張樞密在福
康若除閩浙江淮宜撫使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
軍旅錢穀彼之來路即我之後門也元鎮大以為
然於是魏公復用余謂鸞輅親征事大體重固宜

進退有據若論兵法則置之死地而後生豈預留
後門哉留後門則士不死戰矣項羽救趙既渡沉
船破甌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

十銘

宋光宗即位謝良齊為文昌進十銘云業成而難
其敗或易兢保之常恐失墜道甚簡易在尊所
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畏大之威主德為最水旱
雷風天之仁愛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患
及千里妄賞不勸妄罰不畏賞罰太權以妄為忌

貧吏虐民戒石莫聽得以激提於號令民之疾
苦幽遠難知日訪日間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
以義未聞刻斂其罪在吏亂之所生非止夷狄奸
回諛說尤害干國自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馭輕
輕動為戒辭簡理明時人以比李衛公丹宸箴又
作勸農詩云莫入州衙與縣衙勸君勤理舊生涯
池塘多放聊添稅田地深耕足養家教子教孫須
教義栽桑栽柘勝栽花閑非閑是都休管渴飲清
泉因飲茶又云仕官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

衙

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綸新衣秋米白飯
鵝鴨成群猪羊滿圈官稅早輸道遙散但似此之
人直千直萬詞旨平易足以諭俗然其言農夫之
樂想乾淳間有之今則甚於聶夷中之詩矣寧復
有此氣象哉

詩用字

作詩要健字撐柱要活字幹旋如紅入桃花嫩青
歸柳葉新弟子貪廉憲諸生老伏虔入與歸字貧
與老字乃撐柱也生理何顏面憂端日歲時各豈

文章著官應老病休何與且字豈與應字乃幹旋也撐柱如屋之有柱幹旋如車之有軸文亦然詩以字文以句

付與天地

荆公詩云豈無他憂能老我付與天地從今始朱文公每喜誦之

讀易亭

魏鶴山詩云遠鐘入枕報新晴衾鐵衣稜夢不成起傍梅花讀周易一窓明月四簷聲後與溟陽於

古梅下立讀易亭作詩云向來未識梅生時繞溪問訊巡簷索絕怜玉雪倚橫參又愛青黃弄煙日中年易裏逢梅生便向根心見華實候蟲奮地桃李妍野火燒原葭莩出方從陽壯爭出門直待陰窮排闥入隨時作計何太癡爭似此君藏用蜜推究精微前此詠梅者未之及

漂母

韓信未遇時識之者唯蕭何及淮陰漂母爾何之英傑固足以識信漂母一市媪乃亦識之異哉故

掌謂子房狙擊祖龍意氣過於輕銳故圮上老人
抑之韓信俛出市跨意氣隣於消沮故淮陰漂母
揚之一翁一媪皆異人也唐子西作淮陰賢母墓
銘曰項王喑鳴范增謀謨信來不呼信去不追坐
眎信逋反噬其軀匹婦區々而知信乎吁

猴馬

唐明皇時教坊舞馬百匹天寶之亂流落人間魏
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識也掌燕賓僚酒行樂作馬
忽起婢承嗣以為妖殺之昭宗養一猴衣以俳優

服謂之侯部頭朱温既篡引至坐側猴忽號擲自
裂其衣繼叱令殺之嗚呼明皇之馬有愧於昭宗
之猴矣

經界

朱文公守漳將行經界王子合疑其擾公答書曰
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但以為不若此則貪
民受害無有了時故忍而為之庶幾一勞永佚耳
若一一顧恤必待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可
行矣宋紹興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中

但說事後田稅均齊田里安靜公私皆享其利九
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少時見所在所立土封皆
爲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
顧以爲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禹治水益焚
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著
當時亦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
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佚我自不怨耳予舍議
漢事甚熟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
從秦敬策徙齊趙大姓十數萬於長安不知當時

是幾个土封底工夫而不聞天下之不安何也文
公此論可謂明確蓋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知於
衆之說卒以滅宗故後之爲政者每畏佛人情不
知人情固不可掃亦不可徇唯當論理之是非事
之當否爾商之遷魯周之遷頊何嘗不拂人情及
其事久論定然後知拂之者乃所以愛之也周馬
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
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陰常人之所
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

如也亦見得此理東坡嘉祐間作思治論曰所謂
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也從其不言而同然者耳
其說最好然厥後荆公行新法公上書爭之乃曰
爲國者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其說
却有病天下豈有悖理傷道之事可以衆心之所
向而姑爲之乎宜其之足以服荆公而指爲戰國
縱橫之學也

南軒諫虞丞相

南軒質責虞丞相并甫不當用張說至以京黼面

并并甫并甫曰先丞相亦有隱忍就功名處何相
非之深也南軒曰先公固有隱忍處何嘗用此等
狎邪小人并甫拱手曰某服々々語錄中載諫并
甫事無此數語南軒親與誠齋言之

朱文公論詩

胡澹庵上章薦詩人十人朱文公與焉文公大不
樂誓不復作詩迄不能不作也嘗同張宣公遊南
岳唱酬至百餘篇忽瞿然曰吾二人得無荒於詩
乎楊宋卿以詩集求品題公答之曰詩者志之所

之豈有工拙哉亦觀其志之高下如何耳是以古
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
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
比事遺詞之善否今以魏晉以來諸賢之作考之
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况於古詩之流乎近世
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葩藻之詞
勝言志之功隱矣又曰古今之詩凡三變蓋自書
傳所載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
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沉宋以後定著律

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
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
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
矣故掌宴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
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
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詞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
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
為之羽翼輿衛且以李杜言之如李之古風五十一首
石象夏曰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
自奇兼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

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態則其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又曰來喻欲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先識得古今體制雅俗嚮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為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只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之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

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無由到古人佳處又曰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嶢嶠底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什麼用公之論詩可謂本末兼該矣公嘗題廣成子像云陳光澤見示此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澆風變享源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太運有興沒群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人無窮門因寫以示之令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它脚板耶又言余平生愛李摩

誥詩云漆園非傲吏自缺經世具偶寄一微官婆
娑數株樹以爲不可及而舉以語人領解者少觀
此則公之所取際可見矣公嘗舉似所作絕句示
學者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
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蓋借物以明道也
又嘗誦其詩示學者云孤燈耿寒燄照此一窓幽
卧聽簷前雨浪々殊未休曰此雖眼前語然非心
源澄靜者不能道觀此則公之所作又可際見矣

稅沙田

宋孝宗時道潛梁俊彥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
上大喜付外施行葉子昂爲相奏曰沙田者乃江
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
沙復漲於東百姓隨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
以爲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
征况沙田乎上大悟即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
入逮俊彥至此責之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
咨爲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彥皇汗免
寇謝久乃釋之子昂此舉頗有申屠嘉困辱鄧通

韓魏公以頭子勾仕守忠老遺意大章近習畏宰相則為盛世宰相畏近習則為衰世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六

韓魏公以頭子勾仕守忠老遺意大章近習畏宰相則為盛世宰相畏近習則為衰世

